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流 沙

第 六 期

(影 印 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沙半月刊

第六期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定 價

每期八分，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
八角五分，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
外另加全年二角四分，半年一角二分
股東預定全年一元四角五分。半年七
角五分。郵費照加。

流沙第六期目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錢 翰
政治制度簡說	一 氓
汎太平洋殖民地運動的發展	公越譯
社會思想家與社會運動家	振 青 唐 仁
血之沸騰(劇本)	安 平
奪回我們的武器(詩)	N.C
紀念碑(詩)	L
死人(散文)	錫如譯
我的答覆	一 氓
游擊	莎,氓,二流
後語	華 民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錢 翰

誰都知道，一切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越地位發生動搖時，牠必然要現出牠那猙獰的靈形：詐騙不成，隨之而來的，便是武力！武力！武力！

A 帝國主義者如是，B 帝國主義者又何莫不如是！

然而，這回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所演的屠殺事件那裏是牠在華的一切優越權的動搖！而其屠殺的慘酷，和暴行的橫蠻，却是近十年來國際史上所罕見！

一切被壓迫的國民們！我們應該刻骨不忘的牢記着：中國的官兵已死傷無算；勞苦大眾死亡者已有千餘；……而且中國以一千四百萬元日金向日本買還的膠州已經又被日本霸佔去了以五千三百四十餘萬金馬克買回的膠濟鐵路也同時被搶奪去了！……！

國民革命革到而今何嘗損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切優越權的絲毫，牠却偏偏這樣的蠻橫！這樣的殘酷和兇狠！

這是何等令人傷心！何等令人沉痛而又何等令人悲憤和激怒的一回大事啊！

我們應該為我們的死者復仇！我們必須要為我們的死者復仇！而且我們更應該保全我們的領土！更必須要奪回我們的領土！

可是怎麼辦？

電請國際聯盟出來主張公道麼？——這是“被狼所傷”而又要去“求助於虎”的滑稽戰略呀！不可！不可！千萬不可！

禁止民衆運動靜候外交解決麼？——這又是“與人決鬥”却又自己去“先斬兩手”的自殺政策呀！不可！不可！更是千萬不可！

真的革命的黨和革命政府，在這試金石的嚴重局勢之下，應該而且必須要拿出事實來給一般的民衆看：我們是不是空打旗號！？否則那就是：……啊難說了！

我們認為要雪這回民族的奇恥，要為數千勞苦大衆報仇，要真正的謀中華民族的自由和平等，只有：

馬上宣布對日斷絕國交！

積極的預備對日宣戰！

無條件的擴大民衆的反日組織！

積極的發動民衆的大的示威運動！

被壓迫的國民們！

濟南事件不是那幾個人的事，而是整個的中華民族的事，我們是國民，我們應該大胆的出來說話，任何人都沒有剝削我們發表反日的言論權的資格，除非他是新的賣國賊！新的賣國賊！

魯迅投降我了

傳聞胡適最近對人說，“魯迅投降我了。”

——又傳聞胡適未說此話。不管胡適說與未說，但我可以說“魯迅投降胡適了。”

語絲上最近不是大捧特捧“胡適先生”的“整理國故”嗎？其實魯迅早就做過唐宋傳奇集的考證了。可是其功力到底不及我們考據專家(?)我想魯迅大可率‘侍桁’之輩，正式拜在胡適門下，或為徒子，或為徒孫。〔氓〕

(游擊)

政治制度簡說

李 一 氓

“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有密切的連鎖。人類得着新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形態；改變他們的生產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時候，同時又改變他們一切的社會關係。磨臼時代，造出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機械時代，造出有產階級的社會。人類順應他們的物質生產以建設他們的社會關係，同時創造順應他們社會關係的主義與理想”。

事實不是偶然的，自然現象是這樣，社會現象也是這樣；政治為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種，牠何能獨外？我們試想原始社會的圖騰社會，民族社會，部落社會，牠們為甚麼不是由諸侯，王，皇來統治？為甚麼不設立上議院，下議院？也為甚麼沒有人民委員會？而必然的是“酋長制”？資產階級的政治史，政治思想史的專門家，他們不惟不告訴我們這種關係，而且要說明牠們沒有關係，牠們是預為

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所謂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沒有關係留地步。不過我們要曉得在原始社會裏，即或牠已經進到原始農業經濟的地位，政治的必要存在，還是絕少的，共同生產，共同分配，共同消費；一社會的單位很小，只有血統的族居，而沒有國家的模型；人民的數目很少，而且都同一宗族。除去此部落對彼部落爭戰時之外，酋長的權能，幾無可言。沒有一個統治的政治機關之必要。

所以這一時期，封建制度之前，只有社會的一般制度，而沒有特立的政治的制度。

要尋正規的政治制度的起源之遺迹，我們只好進到封建時代。因為在此時，不只有閥閥的高低，階級的對立也形成了，歐洲有所謂農奴制度，中國也賤視商賈，有了剝削的統治者，有了被剝削的被統治者，政治就是統治者的工具。且讓我們來考查封建時代的政治制度是怎麼形成的。原始農業制度的漸次擴展，生產也多了，土地也大了。由部落彼此併吞的戰爭，俘虜就成為代替牛馬的工具，永生為人奴傭。併吞的結果，必定有被消滅的部落，也就有擴張的部落，酋長成為領有采邑的諸侯。每一個諸侯的領地，他有他的法律，他有他的徵收制度，為執行這些

職務，他派出他的官吏，諸侯與諸侯間的交往，因外交的關係，也就爲利害而互相結爲盟約。爲同盟首長的人，成爲諸侯中之諸侯，王。封建制度中的政治制度 到此已經成立全部的輪廓

這時進一步，惟我獨尊的“朕”也要應運而生了。中國是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他第一個想子孫帝王萬世，但封建之實體，漢，隋，唐 宋歷代都有發現，尤以漢唐爲甚。現在的中國，這遺毒還未擴清呢。其在西歐，君制之完成，卻賴於小農，小商，小工業者與封建諸侯之鬥爭。因爲這時候商業資本制度已漸漸的興起，交易經濟勢力是在膨脹，雖然那小市場的生活還幼稚脆弱，散漫零亂，但反映到政治上來，君主便隱然代表這原始的資產階級，漸次扼制諸侯，貴族，武士；而其實他們的自然經濟，亦已經失勢了。

這形成君主一尊的官僚政治。此後封建制度的榮光也就漸次暗淡了。另一個時代來臨。

生產方法的革進，交通範圍的擴張，商業經濟的發展，一切生活的權衡，都落到近代資產階級的手中去了，資本主義勃興，君主也要仰望他們的鼻息，而況諸侯 伴

資本主義而來的政治制度，民主主義，譯名德模克拉西的，亦出而履行其任務。經濟上產業革命了，即是說政治上民主主義革命了。民主主義的最大特點是議會制度，我們來看牠的發生，興盛；隨資本主義的沒落，牠也要衰頹了。

君主的御前會議，討論統治問題的會議，諸侯大都是參加的。一國家免不了軍事行動，一國家的支出就要增加；兵士是要人民充當，軍費亦是要人民負擔，因此就不得不叩請幾位財神，雖然他還是平民，但看在錢的分上，也只肯屈尊就教。但是在利益上，官僚與平民是衝突的，結果是分家，代表貴族階級的會議成為上議院，平民代表集合的會議成為下議院。這是議會祖宗英格蘭的史實，資本制度愈擴展，下議院的權力愈增大，牠最大的權能是握着裁決國家預算決算的權力。

更進一步，君主也廢除了，總統制的花樣，內閣制的花樣，來代替了牠。即係留君主制的國家，憲法的規定，也把君主的權力縮力至等於世襲的總統。在十八世紀發生，在十九世紀興盛，好一個民主主義的黃金時代！

原始社會是過去了；封建制度也沒有牠的命運了；民

主義的骸骨，還值得迷戀罷：我不得不對牠有所嘆舌。

資本主義的沒落，敲響了民主主義的葬鐘，這兩付棺材，將一齊入墓，黃金的史頁，只徒惹後人的憑弔。我們一齊來，弔者大悅！倘若你要嚶嚶啜泣，或號啕大哭，希望他的生還，適足以暴露你的迷妄。若你以為民主主義還沒有斷氣，但他亦已一息奄奄，我們亦不妨灌他一帖砒霜，送他早生天國。‘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治’，‘資產階級享’，這就是林肯總統的民主主義。這就是你們的德模克拉西。——德模克拉東也罷，我們宣言，我們不要！

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我們看得出來，顯然是“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前者是貴族階級專政，後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又可以看出來，掌握一時代經濟權衡的，執有生產機關的階級，直接的，統治那個時代。“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不承認階級鬥爭的人，（可惜他無法把階級鬥爭的史實抹去），不足道已；承認階級鬥爭的人，而害怕或否認階級專政，就真沒名其妙了。

只要你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後之社會，只要你知道完成這社會的三時期，那嗎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

後的政治制度，是甚麼一種政治制度，一枝紅杏出牆來，牠已透露了春風的消息了。

順便 我想討論兩個問題來補足這篇短文的餘意。

第一：“獨裁制（我想譯為專政制比獨裁制的意義較為廣擴。因為“dictatorship”，已經不是“dictator”；而且這“Ship”是“階級性”的，不是“個人性”的。這裏的獨裁制一詞是專指無產階級專政制合併說明。——氓）與共產制本來是兩件事 沒有甚麼連帶的關係。我們所要研究的是獨裁制的本身利弊，與共產不共產沒有關係，……”
東方雜誌本年第二期高一法“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與委員制。”

問題是：倘若以為專政制與共產制本來是兩件事，沒有甚麼連帶的關係，那就無異說貴族政治與封建制度沒有關係，民主政治與民本主義沒有關係。兩件事確不是一件事，沒有甚麼連帶關係卻有一點連帶關係。“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為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築建立的實體基礎，而且牠同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相應和”，高一涵先生不應當不知道這一點，而且高先生知道的，你看他說：“照列事的根本主張，不但不要議會制度，並且不

要國家，祇因為在從資本主義的社會轉移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不能不要這個‘准(準?)國家’的制度，這種‘准(準?)國家’是無產階級的農工組織起來的，唯一的使命，就在打破或消滅資產階級的反抗”。

所以高先生明明是知道這兩件事有連帶關係，不過他偏要“申明”沒有關係，那也沒法。至於高先生要去研究牠利弊，未免徒勞，一種政治制度，牠只在實踐牠的對應的生產關係的任務而且研究的結果也並沒有告訴我們這制度究竟是利是弊。但是他也告訴我們了，你看他說：“由此看來，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並不是永久長存的制度，不過是從資本主義的社會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的一種權宜制度。他們所主張的政治，仍是無產階級的民治政體，這種獨裁制明明說是對付敵人的反抗，是就破壞方面說，不是就建設方面說的”。

“無產階級專政制不是永久長權的制度，不過是從資本主義的社會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的一種權宜制度。”這一點是對的，但雖不‘永久長存’，可是也不是短時期的制度，牠也要把牠的任務終了的時候，才能消滅。還有這制度也並不權宜，牠確是一個時期中的‘正當’制度。

至於“他們主張的仍是無產階級的民治政體，”這就不對了。但是高先生并非不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廢除國家，關於這一點與無政府主義所見的完全相同’。照他們說，國家這個制度完全是階級的產兒，沒有階級，國家便自然消滅。國家尚且要消滅，那麼，依附國家而生的權力，也當然不能存在了。”

還有“這樣獨裁制明明說是對付敵人的反抗，是就破壞方面說，不是就建設方面說的”，這就未免大大的錯誤。高先生知道布哈林說過“勞工階級的獨裁權就是勞工階級打倒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治權”，而不知道他又說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僅為鎮壓敵人的武器，而且為經濟改造的工具”。這一個制度，倘若他僅是破壞的，而沒有建設的，如高先生所說，那麼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牠將過不了。我們應當知道，牠也要建設的，而且牠大部分的任務是在於建設。鎮壓牠的敵人，不全靠武力，倘若牠沒有根本的國家生產的建設，牠把敵人也鎮壓不了。在這一點上若有誤解，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會將完全陷於錯誤。不料政治學專家的高先生而猶如此。

這下進行討論第二個問題。近來忽然有異軍突起的一派人，理論上并不否認中國革命的目的在建設非資本

主義的社會，但是在方法對於現存諸政黨的諸般狀態與策略，皆表示非難而重新提出“小資產階級，工，農聯合戰綫”的口號。關於這一派理論的分析，我們總各方面觀察，顯示出完全出於小資產階級的印貼利更追亞的夢想。徬徨，徘徊，結果決定自己的立場，小資產階級革命！雖然也拉着農，工。

中國革命的現形勢，暴露出來的是布爾喬亞派的統治政局正向着資本主義的指標前進。——其實是甚麼也說不上，亂，亂，亂而已，所以將來中國政治制度的決定，不在乎是甚麼人，甚麼黨，我們要看牠是那一階級，朝甚麼方向。但是呢，這裏面沒有一個地位是為小資產階級預備的，因為目前的生產機關既不在牠的手裏執着，而將來的生產機關牠也執不着。——即小資產階級能革命成功而執着生產機關，牠也立刻變成布爾喬亞派而違反牠革命的初意，中西歷史都已經昭告了我們。而且是小資產階級，工 農的聯合戰綫，要想走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之路這就更成問題了。這一種主張，我決定牠只是革命漩渦中的泡沫，而不能成為潮流。

總括全文，我們歸納出下面幾個結論。

甚麼一種生產關係，產生一種適合於這生產關係的政治制度。

掌握那時代的生產機關的階級，直接地是那時代的統治階級。

在階級末消滅以前，無論任何政治制度，都是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階級漸次消滅；階級消滅，政治制度附形的國家亦隨之而消滅。

小資產階級是徘徊於有產無產之間，有時屬於前者，有時附於後者，沒有固常性，不能成為統治階級。

五月七日

過 早

“黨的改組固是一般黨員所要求，但改組的時期在今日尚似過早。據我觀察，在最近的將來，政治恐怕更會腐傾，到腐傾極度之時，黨的改組必將實現”。

爲甚麼尚似過早？這裏面的消息，不難揣想，陳公博既不說，我也何必說，橫豎國民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彼此心照的。（莎）

（瀟擊）

汎太平洋殖民地運動的發展

馬 公 越 譯

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資本主義之特殊的發展必然地使關於殖民地問題，——所以又是太平洋問題，添加特殊的意義。環繞太平洋的多數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對於今日帝國主義諸國之政治的及經濟的維持提供着決定的死活問題。而且，以太平洋爲中心的殖民地之民族革命運動之異常的發展負擔着今後世界無產者革命的特殊任務。

在殖民地之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爲殖民地獨立所需的客觀的條件之齊備，——殖民地的本身的階級的分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之進展等等，從這一串確鑿的事實，我當會看清楚太平洋殖民地問題的重要性。

(一)

殖民地之經濟的發展及階級分化

爲捕捉汎太平洋殖民運動之發展及其革命的意義，當首先要明白殖民地之經濟的發展和階級分化之過程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之進出的經路 歷史地很落後的